

# 我与《文学报》的因缘

吴中杰

《文学报》创刊四十周年了，报社要出版纪念号，编辑来信约稿，这使我回忆起许多与《文学报》交往的旧事，觉得我与他们真是缘分不浅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杜宣、峻青、哈华、姜彬、刘金、栾保俊等老作家发起创办一家文学界的报纸，取名《文学报》，正在组建编辑部。不知怎的，杜宣、峻青、姜彬他们想到了内子高云，动员她去做编辑。高云原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工作，与这几位老作家认识。但这时，文研所已经解散，她调回复旦大学任教，而我们家原就在复旦宿舍，生活安定下来，就不想动了。但他们说，现在正托人在虹口一带找房子，如果社址能落在虹口，那么离复旦就不算远了。盛情难却，高云终于有条件地答应了：如果报社社址定在虹口，她就去做编辑，如果离得太远，就不去了。结果，他们找到的房子在新华路，地处沪西，而复旦在上海的东北角，坐公交车来去，要三小时左右，所以就不去了，他们也表示谅解。

虽然高云不去做编辑了，但是友谊尚在，平时大家还是有来往的，杜宣、峻青、姜彬三位老作家的家，我们都去过。原在上海作协工作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曾文渊、陆行良都进了《文学报》，而且担任一定职务，他们到虹口或复旦来采访或组稿时，顺道到寒舍来聊天，讲点文学界信息，顺便也约我们写稿。所以从《文学报》创办之初，我们就算是它的作者。只是当时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，报纸文章写得

不多。

记不清过了几年，《文学报》的掌舵人换上储大泓。老储原是《解放日报》的文艺部主任，我有个1961级的学生汤娟在他手下做记者。汤娟有时约我写稿，并介绍我与老储认识，我们兴趣相投，很谈得来，就成了朋友。他到《文学报》之后，我与《文学报》的关系更密切了，参加报社的许多活动，写得也较前为多。但老储身体欠佳，有心脏病，不能太多操劳，他看中了《文汇报》文艺部的负责人郦国义，把他挖过来做总编辑，自己只任社长之职，具体编务由郦国义主持。郦国义是复旦中文系1977级学生，听过我的课，在校读书时就与我比较谈得来，到报社后，常约我写稿。他主持《文学报》期间，是我为《文学报》写得最多的时期，不但写文艺短论，而且还写了许多散文。我本来不写散文，后来却开起散文专栏来，都是他逼出来的。

郦国义新闻敏感性强，很会出点子。他常常是先跟我天南海北地闲聊，聊到一定关节，就笑嘻嘻地说：“吴老师，就这个题材，写一篇怎么样？”我有许多文章，都是由他催化而成，如《海上学人》这本散文集就是。那是在一次饭局上，大家闲谈些复旦老先生的风采、逸事，因为座中数我的年纪最大，在复旦待的日子最长，所见所闻也略多些，就被小郦抓住不放。散席时他要我以此为题材写文章，我想吃了人家的饭，不写文章也不好，回家后就写了一篇《复旦奇人赵宋庆》来交账，小郦看后打电话来，

说这篇文章他蛮喜欢，但只写一篇不够，要我继续写下去，写成系列散文，说要在《文学报》上为我开个专栏，而且专栏名称都代我取好了，叫做《学人心迹》，使我不得不写下去，这叫逼上梁山。为了写好这个专栏，不能单凭记忆，我还查阅了许多资料，并走访了许多老先生，以致复旦的朋友调侃我说：“你从学者变成记者了！”不过趁当时许多复旦老人还健在，倒也保存了一些校史资料。现在这些老师和学长先后过世，许多活资料都带走了。

后来，那几年我忙于写《鲁迅传》和《鲁迅后传》，并修订《文艺学导论》和《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》两部旧作，也无空写报刊文章，就没有主动与报社联系。

等写好、修订好这几部书，不觉间，我已经到了八十岁。人们常说，六十以上为老年，八十以上为老老年。既已到了老老年，就该考虑养老生活了。由于积习难除，我的养老生活还是以读书、写作为主，不过不想再读艰深的书，再写繁重的专著了，而喜欢读些野史杂记，写点散文随笔。既然是随笔，当然长短随意，短至千字文，长至万言书，看所写内容而定。长文可以在刊物上发表，短文则宜于在报纸上登载。我又与《文学报》联系上，重新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。

我今年已经八十有五，属于老朽之辈，还能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自己也觉得很高兴。作为“前浪”，希望不断被“后浪”推动着前进，而不至随波逐流地沉没！

## 弥足珍贵的努力精神

伊人

阳春时节，草长莺飞。四十年前，《文学报》诞生了！——那是改革开放的春天，那也是文学的春天。

《文学报》创刊后的前几年，我只是一个比较关注她的读者，而作为其作者之一，是在储大泓任《文学报》社长期间。储老师曾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他是那种富有学养、儒雅宽和且开明通达的领导，当时他分管《解放日报》理论部，包括我编的“读书”版。事实上，他初任《文学报》社长时，仍然还兼管着“读书”版，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送大样，他微笑着说，你给《文学报》写点东西吧。后来我就写了一些。其中有一篇是《伊人和庄子游少广山》，是瞎想（说好听点是“遐想”）类的文字，居然很快刊登了，可见如其名一般的包容。

多年之后的某日，《文学报》有人打电话来约稿，我忘了是总编辑郦国义，还是别的编辑；当时因作家张平的纪实文学作品《天网》《法撼汾西》，所谓“240名汾西干部”联名状告其侵犯名誉权，且法院已经正式立案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来电者说，《文学报》想请几

位作者撰文，就那桩诉讼事件各抒己见，做成一个专版，问我愿否也来一篇。我随即答称可以。其时那桩诉讼案双方正处于“拉锯战”中，孰胜孰败，尚难预料。在道义上我当然站在张平一边，但鉴于类似的“前车之鉴”，却不无殷忧。于是我写了一篇《期望很难乐观》，以曾有作家因其长篇小说而被裁定“诽谤”，终至败诉赔偿的例子，因此不抱怎么乐观的期望……然而，后来事件发生了大逆转，张平的作品《抉择》被改编成电影《生死抉择》，得到高层领导充分肯定，成为指定的“反腐倡廉”的优秀教材；状告张平的好汉们见此势头，于是偃旗息鼓，不复闹腾。我自自然为张平庆幸，虽然也不因此便“乐观”其余。而《文学报》当时特以专版来“发声”，无疑自有其道义立场在焉。

十余年前，《文学报》改版，由原先的对开大张“瘦身”改为四开的小张，当时业界不无微词，认为这样就使《文学报》从大报变成小报了。但我的感觉，改版后的《文学报》从理念、格局和品位，不是小了，而是更大

了。且不说别的，就以开辟“新批评”专刊，倡导独立批评来看，就足见其“大手笔”。该专刊所载文章，健笔纵横，剑指名家，辞锋锐利，不留情面。“隔靴搔痒何益，入木三分骂亦精。”当然，“新批评”的文章不是以“骂”为尚，而是秉理性、依实据、讲逻辑的批评，并且亦有对批评的反批评。如此开文坛批评之新，一时蔚为盛观。

我虽也给《文学报》写过一点批评类的文字，但自知谄陋，未曾在“新批评”之堂奥。此所谓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”。

法国大学者布封有句名言：“风格即人”。此语是否可以用之于报刊呢？我觉得似乎也可以。因为报纸毕竟也是由人来办的，有什么样的办报人，也就有什么样的报纸风格。沪上学者杨扬说过：“《文学报》有一种努力的精神”。诚然诚然！《文学报》创办四十年来，从其筚路蓝缕、创新求变一路走来的历程，从每期十六版报纸呈现出对“文学”品位的执着坚守，在在可以感觉到一种努力的精神。这种努力的精神在当下尤显弥足珍贵。

文学之树常青

曹思题

曹思

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引导正确航向  
提高作品质量满足人民需要繁荣  
社会主義文學

周而复

周而复

坚持正确方向  
促进文学繁荣

贺敬之

贺敬之